

傳習錄

第三册

〔明〕王守仁 著

王曉昕 點校

傳習錄

第三冊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傳習錄:綫裝本/(明)王守仁著;王曉昕點校. —北京:
中華書局,2016.5

ISBN 978-7-101-11642-7

I.傳… II.①王…②王… III.心學-中國-明代
IV.B248.2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6)第 056447 號

責任編輯:張繼海

傳習錄(綫裝本)

(全三冊)

[明]王守仁 著

王曉昕 點校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裏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金壇市古籍印刷廠有限公司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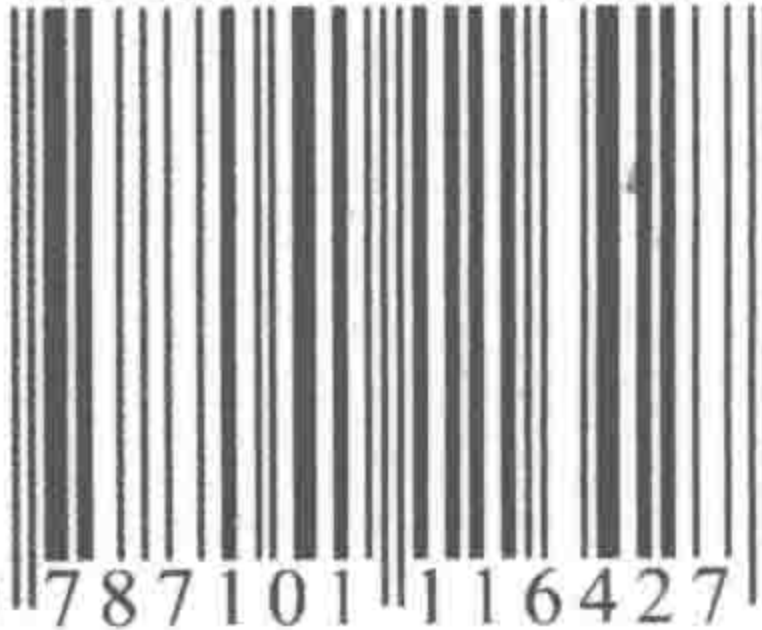
*

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-1000 冊 定價:350.00 元

ISBN 978-7-101-11642-7

ISBN 978-7-101-11642-7



9 787101 116427 >

傳習錄下

201 正德乙亥，九川初見先生於龍江，先生與甘泉先生論格物之說，甘泉持舊說。先生曰：「是求之於外了。」甘泉曰：「若以格物理爲外，是自小其心也。」九川甚喜舊說之是。先生又論盡心一章，九川一聞，却遂無疑。後家居，復以格物遺質。先生答云：「但能實地用功，久當自釋。」山間乃自錄大學舊本讀之，覺朱子格物之說非是，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爲物，「物」字未明。己卯，歸自京師，再見先生於洪都。先生兵務倥傯，乘隙講授，首問：「近年用功何如？」九川曰：「近年體驗得『明明德』功夫只是『誠意』。自『明明德於天下』，步步推入根源，到『誠意』上，再去不得，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？後又體驗，覺得意之誠僞，必先知覺乃可，以顏子『有不善未嘗知之，知之未嘗復行』爲證，豁然若無疑，卻又多了格物功夫。又思

來吾心之靈，何有不知意之善惡，只是物欲蔽了，須格去物欲，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。又自疑功夫顛倒，與誠意不成片段。後問希顏。希顏曰：『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，極好。』九川曰：『如何是誠意功夫？』希顏令再思體看。九川終不悟，請問。先生曰：『惜哉！此可一言而悟！惟濬所舉顏子事便是了，只要知身、心、意、知、物是一件。』九川疑曰：『物在外，如何與身、心、意、知是一件？』先生曰：『耳目口鼻四肢，身也，非心安能視聽言動？心欲視聽言動，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，故無心則無身，無身則無心。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，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，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，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，指意之涉着處謂之物：只是一件。意未有懸空的，必着事物，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，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，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。此便是誠意的工夫。』九川乃釋然，破數年之疑。又問：『甘泉近亦信用大學古本，謂格物猶言造道。又

謂窮理如窮其巢穴之窮，以身至之也。故格物亦只是隨處體認天理，似與先生之說漸同。」先生曰：「甘泉用功，所以轉得來。當時與說親民字不須改，他亦不信，今論格物亦近，但不須換『物』字作『理』字，只還他一『物』字便是。」後有人問九川曰：「今何不疑『物』字？」曰：「中庸曰『不誠無物』，程子曰『物來順應』，又如『物各付物』、『胸中無物』之類，皆古人常用字也。」他日，先生亦云然。

202 九川問：「近年因厭泛濫之學，每要靜坐，求屏息念慮。非惟不能，愈覺擾擾，如何？」先生曰：「念如何可息？只是要正。」曰：「當自有無念時否？」先生曰：「實無無念時。」曰：「如此却如何言靜？」曰：「靜未嘗不動，動未嘗不靜。戒謹恐懼即是念，何分動靜？」曰：「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？」曰：「無欲故靜，是『靜亦定，動亦定』的『定』字，主其本體也。戒懼之念是活潑潑地。此是天機不息處，所謂『維天之命，

於穆不已』，一息便是死。非本體之念，即是私念。」

203 又問：「用功收心時，有聲色在前，如常聞見，恐不是專一。」曰：「如何欲不聞見？除是槁木死灰，耳聾目盲則可。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，便是。」曰：「昔有人靜坐，其子隔壁讀書，不知其勤惰，程子稱其甚敬。何如？」曰：「伊川恐亦是譏他。」

204 又問：「靜坐用功，頗覺此心收斂，遇事又斷了。旋起箇念頭，去事上省察。事過又尋舊功，還覺有內外，打不作一片。」先生曰：「此格物之說未透。心何嘗有內外？即如惟濬，今在此講論，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？這聽講說時專敬，即是那靜坐時心，功夫一貫，何須更起念頭？人須在事上磨鍊，做功夫乃有益。若只好靜，遇事便亂，終無長進。那靜時功夫亦差，似收斂而實放溺也。」後在洪都，復與于中、國裳論內外之說。渠皆云：「物自有內外，但要內外並着功夫，不可有間耳！」以質先生，曰：「功夫不離

本體，本體原無內外。只爲後來做功夫的分了內外，失其本體了。如今正要講明功夫不要有內外，乃是本體功夫。」是日俱有省。

205 又問：「陸子之學何如？」先生曰：「濂溪、明道之後，還是象山，只是粗些。」九川曰：「看他論學，篇篇說出骨髓，句句似鍼膏肓，却不見他粗。」先生曰：「然他心上用過功夫，與揣摩依做求之文義自不同。但細看有粗處，用功久當見之。」

206 庚辰往虔州，再見先生，問：「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，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。」先生曰：「爾却去心上尋箇天理，此正所謂理障。此間有箇訣竅。」曰：「請問如何？」曰：「只是致知。」曰：「如何致？」曰：「爾那一點良知，是爾自家底準則。爾意念着處，他是便知是，非便知非，更瞞他一些不得。爾只不要欺他，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，善便存，惡便去。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，致知的實功。若不靠着這些真機，如

何去格物？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，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，精細看無些小欠缺。」

207 在虔，與于中、謙之同待。先生曰：「人胸中各有箇聖人，只自信不及，都自埋倒了。」因顧于中，曰：「爾胸中原是聖人。」于中起，不敢當。

先生曰：「此是爾自家有的，如何要推？」于中又曰：「不敢。」先生曰：「衆人皆有之，況在于中，却何故謙起來？謙亦不得。」于中乃笑受。又論：

「良知在人，隨你如何不能泯滅，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爲盜，喚他做賊，他還忸怩。」于中曰：「只是物欲遮蔽，良心在內，自不會失，如雲自蔽日，日何嘗失了！」先生曰：「于中如此聰明，他人見不及此。」

208 先生曰：「這些子看得透徹，隨他千言萬語，是非誠僞，到前便明。合得的便是，合不得的便非。如佛家說心印相似，真是箇試金石、指南針。」

209 先生曰：「人若知這良知訣竅，隨他多少邪思枉念，這裏一覺，都

自消融。真箇是靈丹一粒，點鐵成金。」

210 崇一曰：「先生致知之旨，發盡精蘊，看來這裏再去不得。」先生曰：「何言之易也？再用功半年，看如何？又用功一年，看如何？功夫愈久，愈覺不同，此難口說。」

211 先生問九川：「於『致知』之說體驗如何？」九川曰：「自覺不同往時，操持常不得箇恰好處，此乃是恰好處。」先生曰：「可知是體來與聽講不同。我初與講時，知爾只是忽易，未有滋味。只這箇要妙，再體到深處，日見不同，是無窮盡的。」又曰：「此『致知』二字，真是箇千古聖傳之秘。見到這裏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！」

212 九川問曰：「伊川說到『體用一原，顯微無間』處，門人已說是泄天機。先生致知之說，莫亦泄天機太甚否？」先生曰：「聖人已指以示人，只爲後人揜匿，我發明耳，何故說泄？此是人人自有的，覺來甚不打緊一般。」

傳習錄
然與不用實功人說，亦甚輕忽，可惜彼此無益；與實用功而不得其要者提撕之，甚沛然得力。」

213 又曰：「知來本無知，覺來本無覺，然不知則遂淪埋。」

214 先生曰：「大凡朋友，須箴規指摘處少，誘掖獎勸意多，方是。」後又戒九川云：「與朋友論學，須委曲謙下，寬以居之。」

215 九川卧病虔州，先生云：「病物亦難格，覺得如何？」對曰：「功夫甚難。」先生曰：「常快活便是功夫。」

216 九川問：「自省念慮或涉邪妄，或預料理天下事，思到極處，井井有味，便繾綣難屏。覺得早則易，覺遲則難，用力克治，愈覺扞格。惟稍遷念他事，則隨兩忘。如此廓清，亦似無害。」先生曰：「何須如此！只要在良知上着功夫。」九川曰：「正謂那一時不知。」先生曰：「我這裏自有功夫，何緣得他來？只爲爾功夫斷了，便蔽其知。既斷了則繼續舊功便是，何必

如此。」九川曰：「直是難處，雖知，丟他不去。」先生曰：「須是勇。用功久，自有勇。故曰是集義所生者，勝得容易，便是大賢。」

217 九川問：「此功夫却於心上體驗明白，只解書不通。」先生曰：「只要解心。心明白，書自然融會。若心上不通，只要書上文義通，却自生意見。」

218 有一屬官，因久聽講先生之學，曰：「此學甚好。只是簿書訟獄繁難，不得爲學。」先生聞之，曰：「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，懸空去講學？爾既有官司之事，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，纔是真格物。如問一詞訟，不可因其應對無狀，起箇怒心；不可因他言語圓轉，生箇喜心；不可惡其囑託，加意治之；不可因其請求，屈意從之；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，隨意苟且斷之；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，隨人意思處之。這許多意思皆私，只爾自知，須精細省察克治，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，杜人是非，這便是格物致知。簿書訟

傳習錄
獄之間，無非實學，若離了事物爲學，却是着空。」

219 虔州將歸，有詩別先生云：「良知何事繫多聞，妙合當時已種根。好惡從之爲聖學，將迎無處是乾元。」先生曰：「若未來講此學，不知說好惡從之從箇甚麼？」敷英在座，曰：「誠然。嘗讀先生大學古本序，不知所說何事。及來聽講許時，乃稍知大意。」

220 于中、國裳輩同侍食。先生曰：「凡飲食只是要養我身，食了要消化；若徒蓄積在肚裏，便成痞了，如何長得肌膚？後世學者博聞多識，留滯胸中，皆傷食之病也。」

221 先生曰：「聖人亦是學知，衆人亦是生知。」問曰：「何如？」曰：「這良知人人皆有，聖人只是保全，無些障蔽，兢兢業業，亶亶翼翼，自然不息，便也是學；只是生的分數多，所以謂之生知安行。衆人自孩提之童，莫不完具此知，只是障蔽多，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，雖問學克治，也只憑他，

只是學的分數多，所以謂之學知利行。」

222 黃以方問：「先生格致之說，隨時格物以致其知，則知是一節之知，非全體之知也。何以到得溥博如天，淵泉如淵地位？」先生曰：「人心是天淵。心之本體無所不該，原是一箇天。只爲私欲障礙，則天之本體失了。心之理無窮盡，原是一箇淵。只爲私欲窒塞，則淵之本體失了。如今念念致良知，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，則本體已復，便是天淵了。」乃指天以示之曰：「比如面前見天，是昭昭之天；四外見天，也只是昭昭之天。只爲許多房子牆壁遮蔽，便不見天之全體。若撤去房子牆壁，總是一箇天矣。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，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。於此便見一節之知，即全體之知；全體之知，即一節之知：總是一箇本體。」

已下門人黃直錄。

223 先生曰：「聖賢非無功業節氣，但其循着這天理，則便是道，不可

傳習錄
以事功氣節名矣。」

224 「『發憤忘食』，是聖人之志如此，真無有已時；『樂以忘憂』，是聖人之道如此，真無有戚時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。」

225 先生曰：「我輩致知，只是各隨分限所及。今日良知見在如此，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，明日良知又有開悟，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。如此方是精一功夫。與人論學，亦須隨人分限所及。如樹有這些萌芽，只把這些水去灌溉。萌芽再長，便又加水。自拱把以至合抱，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。若些小萌芽，有一桶水在，盡要傾上，便浸壞他了。」

226 問「知行合一」。先生曰：「此須識我立言宗旨。今人學問，只因知行分作兩件，故有一念發動，雖是不善，然卻未曾行，便不去禁止。我今說箇知行合一，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，便即是行了。發動處有不善，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。須要徹根徹底，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。此是我

立言宗旨。」

227「聖人無所不知，只是知箇天理；無所不能，只是能箇天理。聖人本體明白，故事事知箇天理所在，便去盡箇天理。不是本體明後，却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，便做得來也。天下事物，如名物度數、草木鳥獸之類，不勝其煩。聖人須是本體明了，亦何緣能盡知得？但不必知的，聖人自不消求知；其所當知的，聖人自能問人。如『子入太廟，每事問』之類，先儒謂『雖知亦問，敬謹之至』。此說不可通。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，然他知得一箇天理，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。不知能問，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。」

228問：「先生嘗謂『善惡只是一物』。善惡兩端，如冰炭相反，如何謂只一物？」先生曰：「至善者，心之本體。本體上才過當些子，便是惡了。不是有一箇善，却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。故善惡只是一物。」直因聞先生之說，則知程子所謂「善固性也，惡亦不可不謂之性」。又曰：「善惡皆天

理。謂之惡者本非惡，但於本性上過與不及之間耳。」其說皆無可疑。

229 先生嘗謂：「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，惡惡如惡惡臭，便是聖人。」直初時聞之覺甚易，後體驗得來，此箇功夫着實是難。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，然不知不覺，又夾雜去了。才有夾雜，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，惡惡如惡惡臭的心。善能實實的好，是無念不善矣；惡能實實的惡，是無念及惡矣。如何不是聖人？故聖人之學，只是一誠而已。

230 問：「修道說言『率性之謂道』，屬聖人分上事；『修道之謂教』，屬賢人分上事。」先生曰：「衆人亦率性也。但率性在聖人分上較多，故『率性之謂道』屬聖人事。聖人亦修道也，但修道在賢人分上多，故『修道之謂教』屬賢人事。」又曰：「中庸一書，大抵皆是說修道的事。故後面凡說君子，說顏淵，說子路，皆是能修道的；說小人，說賢知愚不肖，說庶民，皆是不能修道的；其他言舜、文、周公、仲尼至誠至聖之類，則又聖人之自能修